

用三十岁的诗意图

祝贺四十岁的生日

□高洪波



江苏省的《少年文艺》创刊于1976年,距今整整40年。《少年文艺》创刊时我在遥远的云南一处叫做大荒田的军营里操练口径极大的榴弹炮,业余爱好是下象棋、打乒乓球,兼打排球和羽毛球,偶尔也踢足球,不过我的理想可不是当国足悲怆的同名人教练,我只想当一名诗人。

当诗神频频垂青我之时,我转业回北京了。这一年《少年文艺》已经两岁,而我则进入《文艺报》,成为一名负责儿童文学、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当然还有诗歌评论的编辑兼记者,诗笔自然不能放下和搁置。

于是冷不丁地写起儿童诗来,而且一写就是一组一组的,这就回到本文的标题:30岁的诗意图。说出这句话时就在几天

前,江苏省的儿童文学作家祁智在微信上发来两张照片,一张是1982年1月号《少年文艺》封面,由一幅藏族少女的版画装饰着;另一张则是我的一首题为《森林晨曲》的儿童抒情诗,我写的是森林中奔跑的小溪,边唱歌边洒下欢乐。“唱胖了白蘑菇;唱甜了山葡萄。唱过河狸的小屋前,小河狸梦里伸个懒腰;唱过熊猫的竹楼下,小熊猫露出顽皮的微笑。//小溪穿行在孩子们的梦中,也流淌在大森林的怀抱。它就像森林轻柔的梦境,流泻着草香、花影、蝉鸣、鸟叫。静谧的夜,森林的夜——一夜间,花,红几重?草,绿多少……”

我在祁智的留言上顺手写下两句话:30岁的作品,30岁的诗意图。的确如此,30岁的诗意图是明亮柔和的,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希望。30岁的诗意图也是真诚与单纯甚至朴素的。我写林中小溪其实在写我自己,写我经历10年的边疆生活及绿色的青春,30岁的诗意图的确让人怀念和神往——只是看到感悟到它时,我已年过花甲,应是纯粹的远眺和回眸了。

但我仍为当年跃动的诗心与初心而开心,所以我感谢1982年的《少年文艺》,那时她刚满6岁,幼儿园大班的年龄。

40岁的《少年文艺》,从内容到外貌都已焕然一新,已经成为全国优秀少儿刊物,栏目丰富且新颖,和小读者的互动十分亲切自然,美术设计与装帧时代感极强。正像一个人从6岁跨到40岁一样,成长使他改变,不由自主地静悄悄地改变,惟一不变的是他的那颗为少年儿童怦怦跳动的心灵。所以我送上自己的祝福,用30岁的诗意图,祝贺40岁的生日……



大学二年级时,我打开了班里的邮箱,收到南京寄来的《少年文艺》,上面刊登了我的小说《马老师喜欢的》。那是星期天的晚上,我返校的时候。拿着刊

物,上面有我的小说,那也是我的儿童小说的第一篇。走在学校的梧桐路上,心里是奔腾和炫耀的,我几乎想和迎面的黑黑之中的任何一个人说,我的小说登出来了!我就那样奔腾着走到了儿童文学的路上。

那是1979年,现在是2016年,37年过去了!简单的数学减法、加法,是可以算出很多的答案、很多的数字、很多的情

我一直都爱着

□梅子涵

物,上面有我的小说,那也是我的儿童小说的第一篇。走在学校的梧桐路上,心里是奔腾和炫耀的,我几乎想和迎面的黑黑之中的任何一个人说,我的小说登出来了!我就那样奔腾着走到了儿童文学的路上。

那是1979年,现在是2016年,37年过去了!简单的数学减法、加法,是可以算出很多的答案、很多的数字、很多的情

感、很多的叹息、很多的哲学、很多的无可奈何。

我那时多年轻,那时的《少年文艺》只有3岁;我现在不年轻了,《少年文艺》已是中年。那时刊登我的小说的顾宪摸先生已经老了,那时在《少年文艺》登着小说、散文,心里和我一样满是奔腾和炫耀的黄蓓佳、程玮们也已经早就著名,有的干脆就当外婆了。

一个人的岁月是一条河。一个人的生命只是一条河、一条江上的船。河水的流

淌不只是你自己在流淌,你的河水乃至江水里都混涌着别人,并被它们的水的力气推动,你的船在河上、江里的航动,那最好听的一声笛鸣也许都是别人帮你拉响的。

从开始懂了这一点以后,我就叮嘱自己能一直懂下去,一直记住。我希望自己一直能是一个记得住桥和路的人,所以我一直记得住30多年前的《少年文艺》和那个老顾,一直盼望着《少年文艺》在现在的出版光景中继续健康地呼吸,能让中国儿童们从它的页面里阅读到一些优雅、从容的文学,欣赏到作家们最不含糊、仔细写出的故事和诗情。中国的儿童,在现在这个年月,在他们后来很长的生命时间里,都太需要讲究、优尚的文学了。我想,我应该重新朝着它走去,拥抱它,也被它拥抱,因为我一直都爱着。



《少年文艺》创刊40周年特别纪念系列丛书(共四册)。田俊认为,这是一套展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脉络,呈现中国儿童文学原创佳作的精品文集。

田俊说,今后,杂志还会一方面梳理在《少年文艺》中逐渐成熟起来的作者,鼓励他们在个人风格鲜明化、创作丰厚化方面更上层楼,从而潜心培养一批中国本土原创儿童文学佳作和优秀作家。另一方面也会加大新人新作的宣传力度,通过组织作家校园行、社区读书会、电视网络平台推广等活动,帮助这些儿童文学界的新面孔扩大影响,走进更多学校和家庭,来到目标读者的身边。

今年是《少年文艺》创刊40周年。很多当年的小读者、小作者,如今的大作家、小读者的爸爸妈妈、老师,纷纷给杂志寄来热情洋溢的贺信,深情回忆曾经镌刻在少年记忆中的经典佳作,于是杂志精心策划了一套《少年文艺》创刊40周年特别纪念系列



他那些有重量的动作,是他在言谈举止中所显示出来的风格、品质和境界。

我和刘健屏的交往也始于《少年文艺》,他当时也是一位作者,从昆山文化馆抽调到《少年文艺》做编辑。没曾想这份友情在我们彼此的生命中一直持续了几十年,到1998年之后因我的长篇小说《草房子》而发生的联系和故事,就是大家都

知道的了。

再后来,我还在《少年文艺》结识了建一兄和文培女士,他们都是从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这本刊物做编辑。这些老人先后淡出之后,又经历了好几茬人了。但我有一种感觉,这些老人们还在《少年文艺》的岗位上。他们的后继者,风格也许不一样,但他们坚守的正是这些老人们创造和坚守的凤凰精神:事业为先、作者为先、天下为先。

从《少年文艺》开始,我与凤凰之间的关系,密度越来越大,以“千丝万缕”一词形容亦不为过。区区一篇回忆短文,哪里说得清这般亲密?那些值得回忆的人和事,足够写本书了,这里,就先只说初时通过《少年文艺》的相识,那是我和苏少社交的第一个黄金阶段。

中国的杂志社不像世界上的杂志社,它不是家族的,而是国家的。它不是一个家族的一代一代人的传承,而是一个国家的一拨一拨工作人员的接续。但当我回忆起《少年文艺》时却又分明觉得,这些人,就是同一个家族的。

须要这样过关斩将、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才能被社会发一张“许可证”吗?

很随意地,我跟我的同事朋友们谈起感想,竟收到一致的苟同和怂恿,他们说,你写出来吧,写成小说吧,就这样,我用了大概20天,写下《我要做好孩子》,平均日写万字。在人到中年又家务缠身的我,这几乎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狂奔速度。不是我自己在奔,是我的文字、我的人物、我的故事在引领我疾走。小说完成后,又以最快速度出版。记得我是12月初才决定写这本书,春节刚过,漂亮的样书已经送到我的手上。

同样是受编辑和读者们的鼓舞,同样是一发不可收的热情,我接着又写了《今天我是升旗手》《我飞了》《亲亲我的妈妈》《你是我的宝贝》《五个八岁》《艾晚的水仙球》《余宝的世界》……我惊喜地发现,当年写作儿童文学的感觉还在,当年的快乐也还在,我希望自己还能够再一次飞翔。

从1978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漫长,可是实际上却又短暂,短暂得好像一回头就可以看见我当年扎着小辫子往邮局寄稿件的样子。一切都是从江苏《少年文艺》开始,这是我起步的地方,是我的回忆,我的念想,我深藏在心底的隐秘的欢乐,我要永远感激和感恩的一家杂志社。

永远的感恩

□黄蓓佳



1978年,是我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开篇之年。之前我也写作,写的却是成人文学。

那一年我进入北大中文系读书,那一年也是“文革”噩梦彻底结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始。我的世界观、文学观随同新时代和新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我深陷彷徨之中,不知道往下的路如何去走。我尝试换一种创作状态,刚好又收到江苏《少年文艺》主编顾宪摸老师的约稿信,就给他写了一篇儿童小说《星空下》。

小说很快发表,紧接着在江苏省获奖。顾老师跟着来了极为热情的信,鼓励我再写。我寄去的第二篇作品是散文,叫《化妆晚会》,刊物以同样快的速度发稿。就这样,一来二去,我成了《少年文艺》的忠实撰稿人。

顾老师给我的信,平均10天一封。信中他从不吝惜溢美之词,对我的作品总是无保留的夸赞。那时候我年轻,年轻是听不得表扬的,读者一喜欢,编辑一欣赏,再弄上几个小奖,劲头就像高烧时的体温表,噌噌地上去了。我写得忘记了白天和黑夜,忘记了上课和考试,忘记了寒假和暑假。有时候刊物一期能发我两篇稿子,我不得不用一个真名,一个笔名。

至今我常常碰到一些40来岁的为人父母者,他们牵着孩子的手来买我的最新作品时,总是感慨万端地说:“小时候我是读你的儿童小说长大的呀!”这时我心里忍不住有一种震颤,是发自心底的感动。

世界这么大,人和人之间的相知相识都是缘分,《少年文艺》当了一回纽带,把我和读者们亲密地系到了一起,使我的收获远胜于耕耘。寂寞人生路上,每当想到有人在读着我的作品,在喜爱着我的作品,心里的感谢无以言说。

北大毕业,回江苏工作,结婚了,做母亲了,进江苏作协当专业作家了。顾宪摸老师退休了,我不再写儿童文学了。一晃十几年过去,我写成人的短篇、中篇、长篇,写散文和随笔,写电影剧本、电视剧本。偶然地,想起从前在大学宿舍里挥汗如雨为《少年文艺》赶稿的日子,竟有点恍然如梦的错觉。

1996年,我的女儿小学升初中。身为母亲的我,和孩子共同经历了一场算得上残酷的升学大战。考试结束,尘埃落定,我在整理家中堆积成山的复习资料和模拟试卷时,心中感到了酸涩: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举步维艰地跨入人生的吗?他们必



很偶然地,我忆起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无比慨然地想:写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没有好好写写父亲。开笔有些难,可是在屏幕上敲了几行,手指就快起来,4000多字不怎么费力就写好了。

因为是写父亲喝酒唱戏的事,命名《醉演》,投给了《少年文艺》。我投的多用的少,审我的稿子“效率”极低。投了几年,直到2009年,才在《少年文艺》发表了第一首小小的诗《撒谎的孩子》。但是我没料到,退了我那么多稿子,编辑仍然每稿必复。《醉演》投过去,很快收到回信,说写得不错。我大受鼓舞,哒哒哒又敲出一篇《杀龙》。至今清晰记得编辑老师的回复简短有力:“杀得好!”

之后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写我的故乡、我的童年,都是短篇。我喜欢《少年文艺》,把这儿当成我的树洞,稿子就像松果一样存积起来,不管能不能采用都不再另投。

有一天,编辑老师问我:你有没有想过写长篇?我的第一反应是畏难,因为写长篇要绵延不绝的故事脉络,那根金丝线不容易找到。但后来我想起了老家一个传说,传说河里大水塘里都有“水猴子”,小孩子到水里玩耍,总担心被水猴子拖到深水淹死。我小时候很怕水猴子,还跑到水边观察,当我看到自己的影子,就更加害怕。长大一点,我不相信水猴子了,以为那是大人吓唬小孩子的。可是,当我成了一个写作者,重新思考这个故事,我上网查了一下,有人说,水猴子就是水獭。我认为这个说法有道理,水獭在水里的确像猴子一样灵活。而且南方山区过去是有水獭的。我又想起自己孤独的时候一个人在山野上游荡的种种情形,渐渐就发现一根隐约呈现的金丝线,一个山间小男孩,那是我自己,内向孤独,不入群,对水猴子的传说充满好奇,到处去找寻。

在写作过程中,我把水猴子这个名词换成了水獭男孩。写着写着,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山间小镇,那个名叫西峒的南方山谷,我的叙述就感觉更从容一些,好像是脚踏实地,有所依凭。

故事中的我,也在寻找水獭男孩的过程中,慢慢认识到,每个人,包括大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水獭男孩,一个看不见的伙伴,也许是他期待中的一个人,也许是是他想要的自己。

我的故事,不管长篇短篇,都有一种温情,那是中国社会悠久而美好的温情。因为在中国,有情有义,有恩有爱,才是最值得珍惜的。

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儿童文学作者,以我的性格,关注内心要多一些,关注外界要少一些,所以我写出的东西,自然就有一种中国乡土的味道,更小的来说,那是我自己的童年味道,是我的家乡——西峒的味道。我的作品不时髦,不洋气,与先锋也沾不上边,因为大家关注中国式童年,关注中国式成长,很幸运地就关注到了我。

说起来,这还要感谢《少年文艺》,她陪我在文学森林里自由自在地漫游,把采集的松果照顾得好好。

记住那些有情有义

□小河丁丁